

俞天
著

活寡

HUOGUA



5

上海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施浩祥
封面设计：黄阿忠

活 寡

俞天白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吴县文艺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1.875 插页 4 字数 244,000

1989年5月第1版 1989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0 册

ISBN 7-5321-0141-X/I·103 定价：2.90 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选收作者的四部中篇小说。

俞天白是上海较勤奋多产的中年作家，除已出版多部长篇小说外，这是他的第四本集子。集中的《活寡》，以细腻的笔触，描写了一个农村妇女在珠宝首饰与感情漩涡的矛盾中的欢欣和悲愁，较深刻反映了我国几个不同时期的动荡和变迁，揭示了千百年的传统文化给这个女人带来“活寡”生活的悲惨命运；《滤光》写一位垂暮之年的文史学家，在续弦以及骄纵的儿子争夺遗产纠缠中的良苦用心；《惊蛰》写穷乡僻壤的山村青年在人生道路上的曲折经历；《挪位》展示了学校偏面追求升学率给家长造成的烦恼。作者有农村和城市的双重经历，既用城市文化形态去观察农村，又用农业文化形态来扫描城市，这种互补互渗的多元复合视角，为作品内容的丰满、扎实取得了明显的艺术效果。

集中的四部作品，题材各异，思想内涵深刻，发人遐思，展现人物心灵的描写，感情丰富，形象逼真动人。

序

荒 燦

中国有两句老话,叫做“人生如戏”,“人生若梦”。这无非都是说,人生中往往有些遭遇和命运不可捉摸,难以预料,甚至出乎常情之外,似戏若梦。当然,在过去,这两句话里还包含着另一种意思,人是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冥冥之中自有主宰命运之神,所以人生中的坎坷和幸运,穷途末路还是富贵天下,都是命中注定的,叫做命该如此。于是敬祖先、祈鬼神,求得来世有一个好命运。

也正因此,一些文人骚客,就他个人所见所闻敷衍成许多戏文,来表现人世间种种如戏若梦的人生经历,通过一些人物难以捉摸的遭遇和命运、悲欢离合去描绘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的人情世态,终于给我们留下了一批宝贵的精神财富,许多优秀伟大的文艺作品。

只是,许多前人(包括作者自己)所无法理解的人的命运,我们现在能够正确理解了,我们今天能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完全可以去科学地分析与认识作品中的人物的遭遇和命运所形成的悲喜剧的历史和社会的根源,以至每个人物性格的逻辑,个性的特征,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

曹雪芹当时曾经忧虑《红楼梦》这部作品: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他当然不会料到,这部巨著不仅现在译成多国文字出版,还会搬上电视电影。

新时期以来,文学是人学这个观念是深入人心了,尽管还有不同程度的认识和探索,大量的作品,尤其是反映十年动乱的作品,的确创造了许多生动鲜明的种种人物的形象,从各种不同的角度与侧面表现了各种各样人物特殊的遭遇和命运,对那段荒唐的悲惨的历史进行反思,实际上也是对这段历史进行总结。而总结历史经验,正是为了推动历史前进,为了创造新的历史。

因此,不论现在理论界对文学的主体或本性进行多少探讨和争论,也不论对人物、性格、个性、典型这些概念发生多少争议,只要承认文学是人学,要写人,要创造生动鲜明感人的形象,终究还是要通过人的遭遇和命运去揭示种种矛盾,引导甚至迫使读者去分析、辨别、认识这些矛盾。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人不能离开世界而生存,因而人也不可能在生活中回避与摆脱矛盾。没有各种各样的矛盾,又哪里会发生什么人的遭遇和命运?

这是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也是生活的规律,也是文学反映生活的特殊规律。

当然,今天我们谈到人物的遭遇和命运,绝不是不可捉摸的、不可知的,更不是有什么神灵所能主宰的。但是,还不能说,现在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是顺时代潮流而进,还是逆潮流而退,甚至反潮流而被唾弃,却因人而异。

由于每个人的生活经历、教养、工作范畴、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水平不一,个性的差异,更由于前进道路的曲折——因为在十亿人口这样大国进行四化建设,只能不断摸索前进,既没有现成的模式,也还可能缺乏经验而有所失误。总之,人们面对众多的复杂的因素形成的种种矛盾,谁也不能保证个人的遭遇和命运都一帆风顺。

因而,只要作家努力去反映时代与生活,他的灵感,还往往起源于形形色色的人物的遭遇和命运。这些作品还不能不围绕着种种人物遭遇和命运打转,有时候,读罢这类作品,还难免使人有“人生如戏”、“人生若梦”之感。

这种“戏”与“梦”的感觉之所以产生一股吸引读者的魅力,就在于作家描写这些人物的命运时,能够真实、深刻、生动地展示出人物的心灵,揭开了笼罩在人物心灵上层层似乎朦胧的、深厚的种种迷幕。

这就是作家——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真正作了灵魂的探险!

但是这种探险,对任何一个作家来讲,都可以说是终生攀登而不能穷尽的险峰!因为时代在前进,生活日新月异,人的精神世界愈益丰富,如果作家没有极为丰富的阅历与功力,没

有一种勇于探索创新的精神，要展示出各种人物的心灵，谈何容易！

这就是我对文学创作始终保持的一点基本看法，在现在新观念遍地都是的时候，大概算是保守的传统观念了。

可是，我发现，还有不少中青年作家也还遵循着这条路子走下去，还获得难得的成就。

俞天白同志的创作就是如此。

我和天白同志只是在去冬厦门召开的长篇小说座谈会上才认识的，也只有一个多小时的个别交谈，也许是谈话中有些共同的想法，随后就蒙他给我寄来两本小说集子：《现代人》、《他们是丁香铃兰郁金香紫罗兰》和这个集子的几个中篇，还问我是否有兴趣为这个集子写个序。

正好这两个多月来病中休息，断断续续读了他这三本集子，才了解天白同志原是一位多产的勤奋的作家，近十年来已经写作了近三百万字的小说，取材很广泛，还始终有一种追求，他的创作，“只希望把人的心灵展示给人看”。

读了他这三本集子，我首先感到天白同志这种追求的执著和热情是难能可贵的，特别是读了《滤光》、《挪位》、《泱泱》、《现代人》等一些表现当代现实题材的作品，心情难以平静。因为这样一些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事件，却揭露了现实生活中许多惊人的人与人之间错综复杂关系，使人不能不感到忧虑、愤慨和深思。既看到一些丑恶的灵魂，也看到许多美好的心灵，并深信这些闪光的心灵终究是走向未来的星火。

我完全同意作者这样一种看法：

“作家在描绘客观世界的同时，总是在顽强地描绘自己”。

因为，作者只有当自己有一颗智慧的、敏锐的、美好的心灵，真诚的信念，高尚的情操，能够对客观世界，对各种各样的人生遭遇和命运中的真伪、善恶、美丑加以分辨和认识的时候，他才能真正把人的心灵展示出给人看。

作家是用自己的心灵，爱憎分明地去展示人们的心灵的。我们既通过作品看到作家所展示的各种人们的心灵，其实，也正是展示了作家自己那颗宝贵的心灵！

难道从《滤光》和《挪位》中，我们看到了作品中主人翁心灵中不安、焦虑、苦恼，不正是作者展示了自己内心的痛楚？

难道《活寡》中，我们看到了主人翁冯致兰在人生不同阶段，追求，失望；失望，追求，不正是作者展示了自己对生活的执著而又热情的追求？

尽管天白同志自己觉得还没有什么固定的写作领域，抓到什么题材就写，还在摸索各种写法，但就我所看到的作品来看，作者基本上是倾向写现代人的，而且力求展示各种现代人的心灵。即便是写历史，也依然着眼于现实。如《活寡》，作品表现了农村妇女冯致兰一生坎坷，不能不令人有似戏若梦之感。她经历了半个世纪的不同历史时期，始终没有能够摆脱穷困的命运，到最后又妄想用首饰再把子孙的命运系留在这块贫瘠的山地里，也终于成为一场梦幻。其实正是作者引人深思、对改革开放发出的真挚热情的呼唤，对新时期中农村中新的一代开拓自己新的道路的期望和赞赏！

我钦佩并赞赏作者这种豪情。

我国四化建设正在蓬勃发展，极需要大批能够和这个伟大时代相适应、并促进时代前进的真正的现代人！不用讳言，

这种现代人的成长的过程与途径是艰辛的。我们一方面很高兴看到一代新人正在生长，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有些现象还难免让青年们有人生如戏、人生若梦之感。难道我们不应该让他们早日摆脱这种戏与梦的干扰，勇于面向现实，使心灵更加充实美好，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新型的现代人么？

我认为这是当代作家的一个历史性的艰巨而光荣的任务！作家应该有这样一颗现代人的心灵！

我衷心地期望天白同志顽强地坚持在表现现代人，展示现代人心灵这条路子走下去，取得更大的收获！

我曾为自己轻易许诺为这样一位勤奋多产的作家新集出版写序感到冒昧，可也为发现天白同志与我有点志同道合而感到高兴，终于还是写了这一篇随感，供作者与读者参考。

1987年7月11日

目 录

序.....	荒煤(1)
活 寡.....	(1)
滤 光.....	(144)
惊 蛰.....	(211)
挪 位.....	(310)
后 记.....	(368)

活 寡

第一部分 （1938年。岁次戊寅）

一

婺水镇是婺溪上游的三大集镇之一。一条不到丈宽的官马大道当中，用一尺多宽的麻石板铺成路心石，平展展的，从古老的县城铺出来，蜿蜒三十余里来到这里，经由上街头、中街和下街头，逶迤南去，通向府治婺州城。整个市镇，则以五十度的倾斜度，由背后的龙骨山向婺溪溪滩里铺开，形成依山傍水之势。街上开设的店家；溪滩上经营柴米、牲口、陶瓷缸钵；木材行、造船厂、毛竹行，则一律集中于浮桥头，临水交易。

这日不逢集。镇上却洋溢着喜庆气氛。朔风掠过都带着牲礼香。原来冯家在嫁女。婚丧喜庆，历来为市镇居民所注目，而这冯家，却以“十里红”的嫁妆和一身种田佬们鲜见的珠

宝首饰招摇过市，不能不使乡邻们骇异得以一睹为快了。

新女人叫玖兰。这日清晨，“十里红”嫁妆便从她家门前场地铺排到中街。婶为她用两根白线绞去脸上的汗毛开面；姨把她垂在身后的流水辔拆开，改梳成一个又圆又大的髻盘式发髻。嬷是中心，指挥一切。妈却在一旁连个帮工都不如。当嬷打开首饰盒子的那一瞬间，身边的亲友和近邻，包括她爸，她叔，她妈和她婶，都给嬷的富有和慷慨赠予惊呆了。插上发髻的是金灿灿的金簪，挂上脖子的是配有金桃子的金项链，戴上耳坠的是翡翠绿玉的金丁香（耳环），套上手腕的是镶有钻石的金镯子！都知道这位威严的、至高无上而又工于心计的女家主有一盒子首饰，且是外国工匠制作的，却从来没料到会如此辉煌、齐全，如此彻底地馈赠给她的独生孙女。

玖兰真正为自己的幸运醉倒了。

嬷紧闭瘪嘴，监工似的看她们一件件地佩戴上去。

无奈，人多手杂，一只戒指不见了。

本来坐着任人摆布的新女人，目光不由自主地落在自己母亲身上。正往“子孙袋”里装鸡蛋的母亲，手便簌簌簌地发起抖来了。玖兰破格地离座冲上去，猛揪住母亲的头发。

“贼婆！你偷了我的戒指！贼婆！你偷了我的戒指！”

嬷仿佛突然清醒过来，迈着小脚扑上来，往媳妇头上敲着暴栗子，怒斥道：“贼婆！我知道你恨我，我知道你狗不认骨！……”

母亲双手护着发根，号叫着，求告着，申辩着：“妈呀，我没有偷呀；囡呀，我哪敢偷呀！……”和往常受到责骂时一样，双膝便往她们跟前跪下去：“妈呀，囡呀，……”

“好了好了，找到了！”舅妈忽然从新女人正要穿的新鞋子里找出了戒指，“不小心落到这里面去了！……”

于是新女人继续坐回原处，由长辈给她梳妆打扮。心里很快又被幸福和骄矜灌满了。偷眼看妈，妈呆在一旁大口大口地抽着气，脸上的肌肉都变了形，显然在强忍着不让自己哭出来。她暗暗骂道：贼婆！你敢哭！你敢在这一刻哭！？……她深知这时候母亲是万万哭不得的。只有到进了花轿，起轿百步以外，被男方迎亲队伍接过去，当妈妈的才能哭出来；而她也才可以应和而哭。不然，就会招来不吉利！……

母亲终于在她经过一连串的过门以后哭了。该哭的时候，却哭得干巴巴的。她知道妈恨她，她也看不起妈，但她必遵从例俗，应和着哭起来，呜呜呜地，边诉说着父母的养育之恩，哭得抑扬而富于节奏。

围观的邻里，堵满了场院和官马大道。除了挺着大肚子的孕妇和寡妇按例避让外，婺水镇万人空巷！

花轿颤悠颤悠的向前飘去。迎亲的鼓乐唢呐在她前面吹奏着，“监轿”的高升，在她后面一个接一个升向漠漠的云天。她感觉到，花轿穿过了婺水镇的街道，折向溪滩；花轿过了浮桥，又走上了柔软的溪滩，便说不清经过哪些地方了。只知道她将去的夫家是个小山村，要比婺水镇小得多，叫梅核潭村。那地方是怎样的？她不知道。只知在隐隐的梅核山下，傍着一条清溪；却不知清溪和婺溪，奔流百里会汇合在一起。丈夫是怎样一个人？她也不知道，只知他姓江，叫加福，比她大两岁，是种地的。公公“白马先生”则常见到。瘦长瘦长的，终年穿件青布长衫，留八字胡。因他分别在县城和婺水镇两家中

药铺坐堂行医，骑一匹孱弱不堪的老白马，一三五七九，二四六八十地逢集赶两处，都称他为“白马先生”，在梅核潭村，算得上一份好人家。

她不怕山沟沟穷，也不怕夫家门第高。嬷给她的这份珠宝首饰和“十里红”嫁妆，使她到任何地方、任何人家都会气粗胆壮，永不受穷。为此，她永远感激嬷，她是为离别了嬷而啼哭。

二

三岁，辫子打不成筷子粗，她便被嬷从妈的怀里夺了来，当女儿般来疼爱。开始她不懂到底为的啥，稍长大，才知嬷的苦心。嬷是一家之主。儿子媳妇耕种出来的每一把青糖、每一斗米麦、每一根棉纱，都贮藏在她房里。婢刁；妈是养媳妇，从小惧怕婆母，明不敢讨，总是暗拿，模样鬼祟，正大光明的事到她身上也都变成偷偷摸摸的了。有一次，嬷有意叫她坐在帐子里面，要她听到任何声响都不用怕，看见任何物事都不能叫，便锁了房门，拎起小挽篮到街上去了。她不明白玩的是啥游戏，忽听隔壁婢房间什么东西响，紧接着便看见横梁上伸过一支长长的柏子刀。她骇然地瞪视着。只见刀背给当成了钩子，钩起了谷柜顶上那只装纱团的篮子。是婢偷纱团来了。婢做得熟练极了，爬到那么高的横梁上，取走纱团，把篮子放回原处，发髻和衣衫上居然没沾一点儿网尘！嬷回来，问她看见了什么。她只是牙齿打颤，一个劲摇头。嬷并不为难她，早算计好了一般，从谷柜顶取过篮子，数了数纱团，便锐声唤婢过

来，抓起身边的扫帚，掉过头来狠狠地抽打起来，要婢把偷了的纱团交出来。婢号叫着跪下讨饶不迭。于是嬷训导她道：“都是贼婆！你婢是贼婆；你娘也是贼婆！一个个都在挖我的墙脚！你偷，我偷，真叫人笑倒哇！你看牢她们！谁偷走我半根灯芯草，我都有数的！你看牢，大了，我给你一份好嫁妆，嫁得一份好人家，穿的是绸，吃的是油！你知道哦哩？”她使劲地点着额头。当嬷不容易哇，一家之长，难哩！

再长大，她又明白，嬷要她看牢的，不光棉纱米麦，还有嬷的一盒子金银首饰。那真是罕见的珍宝！黄灿灿，金闪闪，红烈烈，绿荧荧的，手镯、项链都有，据说都是外国工匠打造的，上头打着洋文洋码！这话只能悄悄说：都是一个外路客送的！嬷年轻时生得标致极了。守寡守到第三年，婺水镇来了位外路客，拎着只大皮箱，箱子里装满了金银。他不买青糖，不批火腿，也不收购南蜜枣，借祠堂的厢房住下，整天看地形。说要办一家制糖厂，外加一所用糖梗壳制酒精的工厂。他一眼看中了嬷，要嬷丢下年幼无知的爸和叔，跟他走，还把他从大上海带来的珠宝首饰统统给了嬷。嬷不免心动，常悄悄去祠堂相会，深更半夜方回。秋天过去，外路客走了。说婺水镇过于偏僻，造厂不上算。他说要回来娶嬷走，可是从此杳无音讯，等得嬷朱颜消尽，等得她心碎肠断恨所有的男人。族里人指摘嬷不贞；有人则说上算，外国匠人制作的珠宝首饰，到底不是轻易弄得到手的！嬷却对婢和妈说，首饰是外太婆的积蓄。玖兰关心的不是这个。出嫁当“新女人”时，嬷给她佩戴一件，便心满意足了。

于是她伺候嬷无微不至。嬷爱酒。酒是家酿的。酒醇，

糖香，乌柏蜡浇的蜡烛亮。她总欢喜谛听妈和婶的纺车嗡嗡声，听爸和叔编草鞋，把稻草搓得沙沙响。白日里，常端把竹椅子，坐在门前场地的梅树下边，透过官马大路，看糖梗拔节，纤夫拉着尖头箬篷船或竹筏来来往往，一边把菊花髻放开，用梨木梳子，梳理那头长及大腿的花白头发，梳着，篦着，长发飘荡，还会使人想起她的风流年华。发髻，她时而欢喜打髹盘式，时而欢喜梳菊花式，均极配称的。当它覆垂脑后，用银簪插定以后，拍去双肩和双膝上的落发和头屑，便唱歌般的吆唤道：“玖兰哎，端酒来！”她便答应一声“哎”，从髻里打出酒来，飘然送去，看嬷当着清风，对着大路慢慢地吸。

一日，她端酒下楼来。妈蓬松着发，猪鬃直沾到手腕子上，惨白着失血的黄脸，拦住她，用惯常的低幽声调，求告道：“囡，囡。给我喝一盅哇。好哦哩？……”

她知道妈需要酒，量不小。这是因为常吃酒糟养成的。刚滤下酒液的酒糟，本是喂猪的，嬷总拿酒糟命妈当饭吃。酒糟把妈从一个幼弱的养媳妇，喂成了母亲，也喂成了以酒解乏的婆娘。

此刻她全然不顾这些，急忙闪到一边去。粉红色的家酿米酒，打湿了她月白大襟布衫，断然拒绝说：“这是嬷的酒！这是嬷的酒！”便绕过妈，直奔梅树底下。

嬷看她布衫上的酒渍和喘息未定的神色，因问道：“啥东西吓了你啦？囡？”

“妈要喝你的酒！”

嬷骂道：“这个贼婆！偷还不够，还拦路打劫！我早知道！笑倒哇！你乖，我的宝贝！对付这几个贼婆，就要见眼动眉

毛，背脊长眼睛哩！”

她应道：“嬷，我记着哩！”

她真的记着。妈和婶轮流当炊。那天轮到她妈。她从地里回来，步子跨得极沉极慢，吃力地捱上楼去量米煮饭。她警觉地跟上楼去，果见妈把量米的升子，塞进了酒甕，低着颅头慌慌张张地痛饮。她便不顾一切吆喝起来：“偷酒啦，妈偷酒啦！不要脸哇！”嬷闻声赶上楼来，抓住了妈的发髻，往床架上撞，咚，咚，咚！妈抱住颅头，夺路逃出门，从楼梯上滚了下去。她听到了笑声，骂声，是从婶和叔口里发出来的：“哈哈，贼婆！难怪家发不起来哇！”嬷搂住她，亲着脸，拍着背，说道：“玖兰，我的好囡囡！我的心肝！你看得牢，你看得紧哇！这些贼婆，关门还得塞狗洞，酒，米，麦……还有，我统统说给你听——”嬷走到床前，拖过长筒枕头，掀起枕头板，从枕头箱子里取出只尺把长、半尺宽的红漆盒子，当面揭开了盖子。露在她眼前的，便是如今佩戴在她身上的这些珠宝首饰！过去听说的，全是真的！“玖兰，小玖兰哎，你要看牢哇，这是嬷留给你的嫁妆哇！做新女人那天，我全给你佩戴哇！”

从此，她胜过嬷房里的十把铁包锁。婶看见她放心，妈看见她害怕，爸和叔不再为妯娌俩私积体己吵架了，只顾牛一般地干活发家。而这一切，都凝集成今天她的排场和骄傲。这便是一个女人的身价和地位呀！……

三

“监轿”的燃放的高升，疏落了一阵，忽又频繁起来；鼓乐